

一男士先后带了两男孩来做亲子鉴定③

社会写真



曾鹏宇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她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这不是八卦揭秘,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亲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

【上期回顾】

一位知识女性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来做亲子鉴定,中年男子是女士过去的情人。不久前这位女士的丈夫半开玩笑地说起孩子不像他,想去做个亲子鉴定,她就提前带情人来做鉴定了。结果孩子真的不是丈夫的。

2006年春天,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9岁的小男孩走进了华大方瑞。这个男人很高,相貌堂堂,说话做事从容不迫,非常有成熟男人的魅力。男人叫赵海,9岁的小凡是他儿子。来的时候,赵海戴着一只金晃晃的劳力士手表。他要做的是与小凡的单亲亲子鉴定,也就是说在缺少母亲一方样本情况下的父子亲缘关系鉴定,这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取样付钱后,赵海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一周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赵海和小凡的确是亲生父子。接到电话通知的第二天,赵海就来到华大取鉴定结果。一般人得到这样的结果都是喜笑颜开,但赵海却皱起了眉头。邓亚军问他怎么了,他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过多久的一天下午,邓亚军正在忙,忽然听到几个年轻人在小声嘀咕:“你看,那‘劳力士男’又来了……”她抬头一看,果然又是赵海。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赵海又带来了一个小男孩,叫威威,比上次的小凡还小,只有5岁多,他要做的同样还是单亲亲子鉴定。“这也是你儿子?”邓亚军有几分奇怪地问他。赵海笑笑,点点头解释道:“对,我结了两次婚。”

几天以后鉴定结果出来了,邓亚军一瞧,赵海和威威在几个位点的数据对不上,威威并不是赵海的亲生孩子。当赵海拿到这个鉴定结果时,一下就呆住了,半天才对邓亚军说:“这种鉴定的差错率是多大?”邓亚军笑笑,说:“以我们对样本的处理和流程的把握来看,基本上没有出错的可能。”听了这话,赵海的脸色渐渐恢复了常态。他把鉴定结果收起来,跟邓亚军道了个别,然后就离开了。

过了一个多月,赵海再次出现在鉴定中心,身边还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大概三十二三岁,正是妩媚妖娇

的年纪。“这是我太太李莎。”赵海介绍说,“这是我儿子。”邓亚军一瞧,这孩子不就是第二次来鉴定过的威威吗。然后又听赵海说:“我们一家三口想做一下亲子鉴定。”

他说这话的口气,平静又和缓,仿佛他是第一次来这里一样,再看李莎,神色却有点不自然,小声地跟赵海说:“咱们还用得着鉴定吗?”赵海看着她,神色间没有一点儿异样,脸上还是那种让人很舒服的微笑,“没事,就是个鉴定而已,迟早都要做。”邓亚军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取完样本付完钱后,三人就离开了。一周以后,鉴定结果出来了,这次的结果当然跟上次一样。

领结果那天还是一家三口都到了,邓亚军把这次的鉴定结果交给了赵海。赵海看了看,不动声色地递给了旁边的李莎。李莎一看,脸色立即变了,“啪”的一声把鉴定结果往赵海身上砸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赵海把掉到地上的那几页纸捡起来,还是那样温和地说:“我倒想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李莎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一张原本妆容精致的脸,也因为激动多了几分不自然。两人僵持了片刻,李莎抱起已经被吓哭了的威威,扔下赵海,径自走出了大门。

过了没两天,邓亚军忽然收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是赵海的妻子李莎,电话里她的语气并不那么友好:“你也看出来了,我先生对这事特别介意,咱们都是女人,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重新做一次鉴定……当然,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邓亚军真是啼笑皆非,听邓亚军断然拒绝了,李莎口气一变,开始用非常可怜的腔调哀求,说她跟赵海也是经历过很多波折才最终在一起的,所以她非常珍惜这段婚姻。说来说去都没有说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既然这么在

乎这段婚姻,为什么威威却不是赵海的亲骨肉?邓亚军听得不耐烦,干脆直接挂掉了电话。

再次见到“劳力士男”赵海已经是几个月后了,他是来申请华大方瑞为自己做过的两次亲子鉴定出具正式鉴定报告的——一般亲子鉴定因为不作为司法物证,只是提供鉴定结果,而正式鉴定报告是要作为法庭证据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

“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赵海说,“如果不是因为做了亲子鉴定,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赵海的第一任妻子是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友,两人大学毕业后,赵海开始了在商海的打拼,而女友则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几年后两人买了房子结了婚,结婚后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儿子小凡,三口之家过得非常幸福美满。

后来随着赵海事业的不断发展,他成了拥有几家企业的老板。事业占据了赵海的全部时间,他基本上没有心思照顾妻儿,这让原本工作也不轻松的女人开始有了怨言,两人那段时间不时发生争吵。在赵海夫妻关系最不稳定的时候,李莎出现了。李莎本来是赵海的助手,漂亮泼辣,在生意上遇到棘手的问题也是敢想敢干,帮赵海搞掂了好几桩重要生意的合同,两人关系非常不错,偶尔赵海也会把家里的事情和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其实李莎对成熟稳重、事业有成的赵海一直抱有好奇,后来干脆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终于在一次出差的时候,让喝得几分醉意的赵海走进了她的房间。

后来赵海一度想中断跟李莎的关系,但都没能成功,一来李莎在事业上的确是个好帮手,二来李莎豁出去了死活都要跟他在一起。就这样,两人纠缠了很长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李莎告诉赵海说她怀孕了,

问他怎么办。事情到了这一步,赵海只好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妻子非常震惊,开始她坚决不同意离婚,赵海也没把李莎怀孕的事情告诉她。见迟迟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李莎干脆拿着医院的检查结果直接找到了赵海的妻子。别的女人怀了自己丈夫的孩子这件事果然狠狠地刺激了赵海的妻子,自觉受辱的她痛哭了一场,回家就跟赵海协议离婚:孩子归妻子抚养,赵海则把房子和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她。

离婚没多久,赵海又结婚了,新娘就是李莎,几个月后赵海的第二个儿子威威出生了。

2004年初,只有3岁的威威生了一场重病,医生说可能要进行肝移植,夫妻俩都非常紧张,作为父亲的赵海本想把自己的肝捐一部分出来救儿子,但李莎却坚决不同意,主张在社会上给孩子找肝源。开始赵海还以为李莎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但后来他偷偷去医院做了和儿子的配型检查,没想到医生看了结果很奇怪,说:“这是你亲生儿子吗?怎么完全配不上啊?”这话让赵海又惊讶又疑惑!后来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威威的病得到了控制,最终没有做肝移植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可医生说的那句话却像一个问号,一直在赵海脑子里闪现。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那一幕。

“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提出了离婚。李莎坚决不同意,没办法,我只好向法院起诉,而这两份亲子鉴定报告,就是要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赵海说。赵海的下一步打算还是取得前妻的原谅,争取与她复婚。前妻离婚后一直独自抚养小凡,别人给她介绍过不少对象,但都被她拒绝了,赵海知道后心里又心疼又后悔,说不出的千滋百味。

三个日本兵离奇死亡,伤口也很古怪⑩

惊悚悬疑



南派三叔 乾坤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六十多年前,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胡康河谷尸首如山,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

只在隔年,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不容质疑、绝对服从,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他们要去寻找什么?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捕猎着他们?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他们愕然发现,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

【上期回顾】

小分队出发了,但第二天他们发现沿路出现很多枯树,越往前越严重,直到发现一个金属物体。老J看到金属物体脸色变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让他们赶紧去飞机失事的地方。但到了那里发现飞机头不见了,老J测量后说还要到另一个山头去。

在他们的军用地图上,真正的野人山并不是指胡康河谷,还包括了胡康河谷的东边,一大片从北到南分布的海拔几千米的连绵山峰,那里,才是真正的野人山。

那些山一年到头都是积雪,环境恶劣得要命。远征军第一次大溃败的时候,大部分部队从两座山的中间山谷走,就已经折掉不少人。这次老J指的方向,就是冲着那些雪山去的。他们这一走就走到了半夜,没过多久小刀子的警告鸟鸣又响了起来,几支手电照过去,赵半括看见了曾经遇见过的地雷阵。

这次再看,这地雷阵比之前宽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鬼子从这里去了雪山,留下了更多障碍物。时间不等人,眼下已经不能采取绕路的方式,赵半括想了想,就让懂火药的老吊走在前面。老吊领命后哈哈一笑,说终于用上俺了,要不俺都憋死了。因为之前他们走过,有一些经验,再加上老吊的拆雷手法很巧。所以有惊无险,一帮人走到天亮,就把地雷阵甩在身后。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座秃山,到了山顶再往下一看,斜前方居然像是一眼水潭。几个人在潭水里大呼小叫,享受着这种难得的轻松,赵半括招呼他们一起到水里抓鱼,老吊凶猛,直接改装了几根细雷管,点了引信往水里一扔,砰砰几声后,许多鱼浮了上来。大家笑了起来,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随即军医和土匪忙活着把鱼架在篝火上,有模有样地烤起来。正当大家沉浸在兴奋中时,一声爆炸却从他们附近响了起来。赵半括闻到一股血腥味,心里立即一沉,大叫道:“妈的怎么回事?”

一旁的王思毫咳嗽了一阵,指着一个方向说道:“老吊……”赵半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老吊浑身是血地倒在那里,他跑过去一看,发现老吊的胸口已经炸开一个大洞,

扶起来已经没救了。赵半括几乎惊呆了,他猛地回头喝问道:“谁告诉我,他娘的出了什么事!”小刀子坐了起来,吐掉嘴里的土,说道:“老吊忽然炸了。”赵半括直接骂了一句:“放屁,好好的怎么会炸!”

刚说完,突然想起,刚才老吊从地雷阵里拿出来一个形状古怪的雷子,说是自己留个纪念,难道那个东西?赵半括极度自责地转过头去看,老吊的胸口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的两只胳膊中间,果然掉着那个古怪的地雷,他的胸口此时被钉上了一排黑黑的铁片,位置钉得特别歹毒,从上到下,从喉咙一直到心脏部位,密得要命。

“他娘的,扎得太深了。”军医叹着气道,“该他被阎王爷点名,不去也得去。”间接放纵队员死亡的责任感,让赵半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心疼。他想到了廖国仁,第一次任务时,看着那些队员在眼前一个个死去,是不是也难受得要命?

赵半括让大家掩埋了老吊后继续行军。气氛一下从刚才的兴奋变为压抑。而越往里走,鬼子的行军痕迹也是越多,出现了很多被丢下的随身物品。随着海拔升高,气候开始变冷,这让赵半括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的衣服不够保暖。又通过王思毫给军部发电报,报告了大体位置,让美国人的飞机在他们休整的附近地方空投了一回物资,整个过程耽误了他们一天时间,但也解决了衣服和给养的问题。

这次适时迅速的空投让赵半括找回了一些信心,他觉得,美国人和军部,对他们这帮人还是非常重视的。第三天,傍晚的时候,大家从倾斜的地势上,看到对面的山坡下出现了飘扬着膏药旗的营地。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跑回来的小刀子说,那营地只是个空壳。

赵半括猜测那是一种战略转移。王思毫最后的总结是,日本人的搜索过程可能出了意外,以至于他们完全

来不及顾及身后。这时候,阮灵的声音从一个帐篷里传出来,赵半括等人走过去,发现阮灵的手里拿着一些碎纸片,上面写满了日文。阮灵示意赵半括过去,说道:“我找到了一些没毁干净的资料,这里提到了盒子,说那是德国人改装了的信号器,火车是德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用在丛林里的特别坦克,火车和盒子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我没找到全部的资料。”

赵半括想了想问道:“有没有提到另一半飞机的资料?”阮灵摇摇头道:“没有。我翻了很多文件,只能拼凑出一些线索,他们好像最近在附近调动了很多兵力。”

赵半括“嗯”了一声,脑中有了些想法,王思毫在一边说道:“现在的仗打得那么厉害,日本人还往附近抽调兵力,我看和那半架飞机一定有关系。看来我们的路线是对的。”这时天色已经转黑,赵半括看再也找不出什么,就命令各自休整。

接下来的路,因为满山都是厚厚的雪,唯一能确定的,只有老J勘察出来的方向。过了半山腰再往上,山势和道路越来越复杂,雪坡上布满了怪模怪样的石头,大家加了谨慎,放慢了速度一直走到天黑。这时赵半括感觉到走出这片巨石区域有点困难,就让大家先停下来休整,然后吩咐小刀子勘察一下,看看有没有能休息的地方。

小刀子消失在一堆山石后,赵半括喘了口气坐下来,想拿出枪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被冻住,但还没扣扳机,一个三连发的冲锋枪射击声突然从山体右边响了起来。赵半括马上大叫快找掩护。刚趴下,头顶斜上方又传来一阵连续的冲锋枪射击声。其他五个人也快速靠在了几块巨石后面,赵半括看到右边有几块大石头,小心地移过去往石头后的山坡上一看,发现小刀子趴在远处的石头上一动不动,枪口冲着前方。

赵半括立即爬了过去,小刀子看

他过来就低声道:“那里有几个鬼子,从上边下来,跟我打了照面,我先下手打了两梭子。”赵半括这才明白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随即就问三个鬼子兵怎么这么软蛋,也不见有什么反击?

小刀子解释道:“那些人,好像没带武器,都是空手。”随后上来的土匪听到有鬼子,马上把轻机枪架起来道:“赶紧,停着干吗,甭客气,直接灭了就算。”说完扣动扳机,高速连射的子弹瞬间就把对面打出一片雪花。其他人也很快就围到了雪坡前,但攻击着移动过去后却发现里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赵半括翻过雪坡往下看,马上就发现,十多米深的地方有一块凸起的冰川,那里好像有三个黑点。王思毫拿出望远镜看了看说道:“那三个短命鬼看样子是摔死了,他妈的浪费子弹。”赵半括心里感到奇怪,这里离飞机应该不远了,好不容易碰到活的日本人,却又摔死了。他挥了挥手,就命令大家往下走走,鬼子身上可能有线索。

一刻钟后,他们到了尸体跟前,一看之下,赵半括才觉出了这三个日本人到底有多古怪。他们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烂了一大片,满是伤疤以及新裂开的口子,交错着露出黑红和白色掺杂的烂肉。

赵半括问军医:“他们怎么这个鬼样子,是不是缺蔬菜?”军医摇头说道:“在雪山上呆久了如果没有蔬菜,的确会脱水烂肉,但这几个鬼子也烂得太狠了,简直没了人样,肯定不是没菜吃那么简单。”

赵半括更奇怪了,这几个鬼一样的日本人,从上头冲下来又摔死,图什么?自杀也不找个好地方?几个人皱着眉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赵半括摇了摇头,正准备招呼大家往上走,却听到军医“啊”的一声大叫。